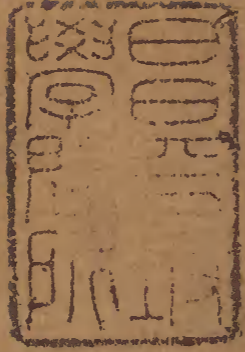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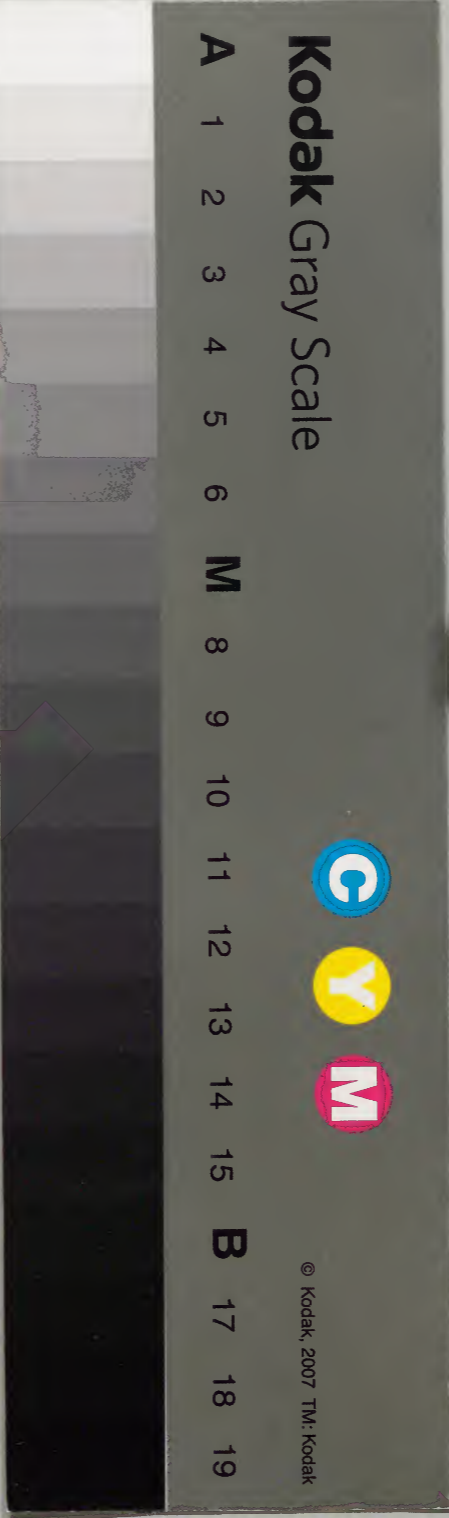
因樹屋書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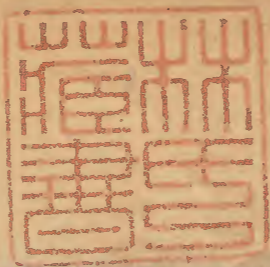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九七三	漢	書
三架	三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33
冊數	6 ( 3 )
函號	307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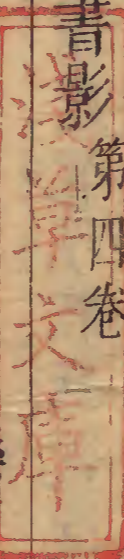






因樹屋書影

第四卷



標下老人筆記

男在青錄

謝靈運遊山記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

方此為劣。今一桐孫烏有。

揚雄五經鈎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

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

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按

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鈎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  
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閣記云汝州臨汝  
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卽黃  
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  
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  
以爲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  
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甃彌亘  
數里樓臺鞦韆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  
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蕪山市同化城

海市。宇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  
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矣。

高閭燕志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  
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旁人莫覺。俄而失之。乃  
暴苟妻於社。大雨普洽。今中土大旱。輒譎某  
婦產旱魃。聚衆捽婦。用水澆之。名曰澆旱魃。因  
借言恃衆以私逞者。此惡俗也。事昉於此。  
景公問晏子。天下有極大乎。對曰有。足游浮雲。  
背凌蒼天。尾偃天門。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池。



乎然而謬謬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蟲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爲焦冥按此則大言小言不始宋玉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楫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見元史石鼓迄今無恙楫功也帝京景物略載石鼓源流不及楫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

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爲公允直當著爲令閩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朱僊然不可跡矣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



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苟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按此卽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王韶經略熙河，番酋俞龍琦舉衆內附，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見韓詩外傳。○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按三吳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



臺改滅明祠祠璫視大昌泚否

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爲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爲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萼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爲名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

畢州中重晏詩曰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聯似韻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爲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大傳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有此說豈永不



讀金滕耶。或書緯云然。予鄉鄭維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字，久乃知爲及也。秦以市賣，多得爲及。及，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爲勾，不知原有夥，夠之夠餘也。龍涎香真者，雨中焚之，輒熳爆有聲，以此爲驗。京師一老中貴爲予言，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予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爲弗祥，旣割乃審爲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往見人煙驟集之地，鷄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卽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于寶搜神記。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者，有狐報、猴報、慶忌報最古。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未必然然見伏波不以行間廢經學  
娛美人草蜀寧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讚曰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妾不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必更字歌氣所動固不敢信必逼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竟傷鬼殆二妙也

汴梁閩司爲朱溫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剉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閩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右見劉敬叔



異苑 魚腸形也。兔腸豈真鐵乎。

政和間，忽弛黨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籙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荅曰：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爲坡公抱憤者，足令京下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乩而罷，是皆譎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欬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搥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冤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爲秋刑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鴛，則鴛又化爲田鼠。其不能



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爵爲蛤，皆不言化也。見霏雪錄。予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松也。美人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美人也。惟今賊旣向化，不久卽復其本形，是真能化者。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耶？弗許。見揮塵錄。鞫獄事有嫌怨，此直爲賢者避嫌怨耳。且

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鞫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臯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爲尊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誦矣。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



蔡照之見劉向別傳。不知與天祿孰是。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鑿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雞跖集。武彞君食河祗脯。注云。乾魚也。又武彞志。漢以乾魚祀武彞君。見漢郊祀志。

酒名紅友。好對黃嬌。翠濤好對玉薤。

急就篇。服瑣綸投帶茲與衆連。注。服瑣細布。織

爲連瑣之文。綸帶。縵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字不定。宜此爲正。

相傳人家粘画水。多能厭火。故古刹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



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畫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派。政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鑑。近諸暨陳章侯書梅。

作支離肥白，堵芬木常問之，荅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屋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而自作多不佳。今所傳成畫，皆院深贗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



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六如一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爲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垕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捏怪。正使睂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沉摯。生人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真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真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獰耳。勿論真贋。卽真出休公手。亦何



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

湯垕畫鑿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爲郭忠恕畫或卽賢作耶。

胡翼王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古人虚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湖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



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鑒。古今縮畫之潤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韓晉公混好畫牛。戴嵩爲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陰。塍隴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綃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辦。且詫余曰。君常誚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予十指間娉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



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絹素中爭坐位。耶。予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糜耳。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麤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

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頰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



女閭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于文定曰、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污濁所溷矣。此最悞論。女閭七百、蓋亦陰寓救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

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為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

已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子談易、先生極推金谿傳文兆、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敬、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兆於易、濫熟胷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世、又無



力爲之復梓，因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爲鑄於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鰓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鰓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泅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鰓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鰓魚。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鰓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

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濰，匡九畹以鮮鰓來，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鰓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鰓，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鰓爲奴耳。

鰓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云：粵中僧以蜆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蔬，不獨爲白小詠矣。然皆



無賴掛搭所爲稍持戒律者卽委頓不至藉經  
言爲口實也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  
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  
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  
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冤鬼尚不能定安望授  
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  
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靨  
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  
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  
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  
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中烏豕  
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蝕有  
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  
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  
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  
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



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予兩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椽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沫，仰視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畫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畫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

自洶洶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畱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冠五曰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隸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



率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兒子在浚，因有曝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瓊褥，錦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全今猶行之。徽人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光，云遮惡星，囊地煞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毬，以爲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胞衣爲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家，慎藏之。惟京師不甚論，往往爲產媪携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爲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庖，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庖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庖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爲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爲然。夫忍於傷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



尚不爲况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爲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語殆爲太倉新安發蕭伯玉曰近時爲文工爲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旣貴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臣意且有不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文心商丘徐爾黃隣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爲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於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爲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



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  
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  
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  
也備之者其昌黎柘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  
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道必學孔  
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  
然善學者學昌黎柘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  
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  
文穆天子傳猶義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  
不可爲儀者也夢陽景明謂爲文本於馬遷是  
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  
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  
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  
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丘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  
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  
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  
相遭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



夜以一吟耳。懷兮目。賦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耀爲也。今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穀紋之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

有能劃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褻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考工記。弓注云。臚亦黏也。今人目不通變者。曰滯。髮爲膏所沾。印殊爲油所膩。皆曰滯。似皆當



用臚爲古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  
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  
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  
淚滴冰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  
朱櫻之甘碩也、

昔人戲謂菖蒲見修竹、竹當踞坐、菖蒲當拜於  
前、余謂蒲亦鑑於甘蕉之前車、故作此界猥耳、  
使自矜揖客、此君彈章又歛歛出袖中矣、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  
園在洪塘中、有森閣、集諸同人爲詩、叔度有一  
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爲之延譽、  
因卽以石倉爲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  
言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  
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  
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  
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免諸生徐存  
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



善作画、所爲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爲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於小西湖之側、余爲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容刻叔度集、予爲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爲詩、無傳者、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予鄉人婚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蓋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

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爲第一、邑中張未一邊道見兩家、及子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爲奴儂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洛關、向李浦珠



索洛酒以飲聞人咸曰此酒竟也真舖糟飲瀉  
之言予爲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  
有士紳家自作粗麴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  
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艷其名耳未若粗麴之  
宜人也

章丘羊膏酒東省重之關中多取以供主試者  
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  
也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  
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  
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  
過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予嘗酒樽罍雅潔

飯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  
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  
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  
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  
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視烈焰肆發燃及中曲而



冷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煮，則痔立發。京師人槩炙之，煤土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燂之饌，曾無疾病。徐家肺沈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解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



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  
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內丘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  
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闕  
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  
老淚縱橫握手絮絮宿予栢子亭中又傾瓜瓢  
酒五經去予有深卮隸事瓜瓢酒小雪畱人栢  
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栢子亭  
中聽公撥琵琶齶齒蒼音嗚嗚唱梁州詞也

唐藩鎮國中尉碩燠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  
家典故旁通大乙壬道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  
手摩之卽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  
其該博元儀卽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  
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  
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商丘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成籍幼時太常公  
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成籍也爾不力於學



將爲卒伍矣。及司徒貴，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而不肯，曰：「畱以警吾子孫也。」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贈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療妒羹，詞畫縟麗可觀，卽無其事。文人遊戲爲之，亦何不可。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奠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



果有揚子雲否。並真娘墓。吾亦疑之。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老人云。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

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第以母事爲妻事。則大可噴飯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侂冑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侂冑之黨爲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侂冑之黨有爲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紊謬如是也。

魏童子。定興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貧依其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李。李之母苦孀。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爲



某煤財二金持雙布來迎童子聞之驚愕奔視  
執李裾號呼不釋手煤者恨童子連攜之李將  
辭夫塚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沈不得又大慟  
曰母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強拉童  
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爲奪者所持不能脫  
踣地呼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隕涕李生  
含章輩見而心惻乃共爲籌畫語衆曰急縱童  
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輩童子踉蹌去衆咸慮  
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十跪風中爲童子  
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  
歸汝錢李初亦迫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慍  
於風異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  
吾來取婦非取錢也李生含章輩與鄉之李翁  
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爲母子如初范箕生吏  
部爲賦返風行

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欒  
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



言景  
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  
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  
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  
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  
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  
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  
二老真狐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  
冷暖應自知之一爲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  
上人画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  
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  
便倦此真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爲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于  
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  
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爲廣州守有親舊干  
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  
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做之乎  
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彭堯諭余鄉夏邑人工爲詩有西園公子集少



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臯冒伯麀當萬曆末年抨擊七子者甚衆伯麀守師說抗詞抵牾憤楚人之訾謔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

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熒惑星化爲小兒授之今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駁贖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樽櫨樓閣流滿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

陶侃運甕。今人類疑是甕。不知甕也。吳人謂甕曰甕。見爾雅。

蕭伯玉曰。余謂子弟爲文。以品韻爲主。而次公專以氣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縱得敦龐之狀。無搖尾乞憐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呂豫石司農爲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其人與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練川璧爲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沈抗聲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平不捏腔板。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爲師傳。侈其化後。騎狻猊。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



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處。只是一真。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爲刪去。以存此老真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絕無支蔓語。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齒否也。此老議論老實。踪跡平

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知也。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贗。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必不



須揮毫運腕。耶子侍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爲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爲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與止六十餘，仇與

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褻瓊緣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魁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



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爲口目而施。苞羽鱗鬣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李昭武文纘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甕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爲糞脯。大吞小。強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兢兢而睨。聳身搏之。旣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

則取其豆。置几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卽能自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戲。若樵聞而嘆曰。嗚呼。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夫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死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何歎。虎傾精於茲。豆不足療飢。而足發其氣。於騰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誠動也。

宋景濂曰。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侷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



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押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禮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場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

闔闔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言文。有為爬癢瘦語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實可喻道。及見楊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



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了徹也

無心熱野吼吼... 實可謂... 是五長五長... 亦為與... 固天不... 固國... 固國... 固國...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鴈糞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蕭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壬午夏錢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事祈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知郎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爲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况過此以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領之爲錄遺時予以濰邑令分閱義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闈中卷無踰此者擬元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遠題破誤作聖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第二卷正堪元不如以此爲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議予獨任之子固爭以爲不可因卽塗乙置之



公大爲惋惜，因欲以爲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爲元，卽王君斗樞也。時分試諸君，咸謂元旣屬子，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公固爭之，謂不以爲副首，不足以明子憐才心，乃卒以爲副首。撤棘後，錢公謂子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于異人之子也。子以闈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真異人哉。因亦以所聞於于者語子。子曰：向使子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卽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

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闈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漪淇。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予壬午闈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旣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爲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瞽，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瞽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爲允高卜妾。



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瞽妻避勞山過濰城，繩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瞽婦爲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毀過甚，竟嘔血死。子震，瞽婦出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梓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氏，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爲。

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



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坐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隣。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刀。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卽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躑。

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樁。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咸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宵無人。三尸。



書影  
五  
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得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解艦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

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婦，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遂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朔一見婦耳。某嘆曰：



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屠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固爾無金。彼武人。赤手還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

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乃踉蹌携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撈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我俱明日戚携子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人成。瞪目欲裂。警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携金贖婦。公夫人得金。又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爾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諷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咸跪呼於

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妻相抱。痛哭矣。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



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弟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固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繡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爨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

成往張見成遽許納出廿金子成券券成成以金子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所賣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子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鳧得金卽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爲我覓



妻。妻。得。則。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所。愧。於。成。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子。毋。獨。恃。子。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室。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荅。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

喜。急。聞。之。戚。戚。乃。携。子。先。懇。之。郝。郝。與。俱。往。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也。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裏。仰。視。太。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免。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



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  
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  
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  
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趣往來哭於  
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  
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聞張突躍  
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  
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  
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售身於吾爾

夫婦還而成畱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  
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  
借還此二十金卽以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  
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  
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  
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  
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  
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  
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嫗將軍不



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申禮舉見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資。族子利之。咸以爲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與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

所有與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戚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予爲之記。南城張教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子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卽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



婦皆不能爲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傳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頌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間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先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卽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

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其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况於伯魚乎。况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



爲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卽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宛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言法駕出，例以鹵水洒道，取其不曝乾，足以清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未出，鹵爲之始，以其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鳳，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田間。

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白社初開，士景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龍。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子以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冲以明經隱于家。後余官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子戊子北上，先數日訂若撫出山，晤於舟次。子至之日，卽



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子欲有所贈於若  
撫者、卽付其子爲舍殮費、申霖臣謂若撫若忍  
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其子藏之家、聞  
中徐興公前輩、與若撫爲通家好、亦有若撫詩  
鈔、興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爲亡友  
鐫行於世、太冲爲白安先生子、白安以璫禍殞  
身、太冲年十六、常刺血上書爲父白寃、時謂忠  
孝萃于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  
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秦伯伯、  
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  
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  
傳者、皆是也、且顏魯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  
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  
書於徐巖之譜、頓足恨嘆、不微辭於閔憂之冊、  
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  
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觀  
白日不爲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  
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  
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子  
向疑耽畫者飾之今繡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  
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令啓  
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  
犬。狡。獪。之。一。技。耳。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  
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  
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  
精血隨月爲增減雖無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  
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時一至者余里  
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不則孕  
矣亦大異事。

秣陵童謠有楊柳青放風箏楊柳黃擊棒壤之  
語風土記曰擊壤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可長  
尺三四寸博藝經曰長尺四濶三寸將戲先側  
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擊中壤敲之中



者爲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果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屬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濶三寸者。蓋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爲一。遂令後人不知爲何物矣。濶三寸者。兩首微銳。先置之地。以棒擊之。壤上之木方躍起。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後擊者

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爲。必非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爲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擊壤之戲。堯民有擊壤之歌。遂附會爲野老之戲具耳。有見韓滉擊壤圖。但作含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爲。



書影  
魚生之類。若彈碁則茫無影似矣。友人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碁之法不傳。局卽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之。按杜鵑凡啼皆北向。生子百鳥爲之哺。客言百鳥爲哺。豈亦欽是古帝覓耶。夫隣有痛聲。兒復呱呱。隣家之婦憐而撫之。亦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南山子規啼一

聲。隣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以子規與孀婦。意深矣。

予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攜歸金陵。語第二兒在揚曰。革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潛然。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爲世之辯朱陸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攷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各說至莊生列禦寇

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閩曾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學甚明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闕然而佐鬪而腐儒里師狗



書影  
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爲世既羣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誦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

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蓋世教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間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守條。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



務。為。遵。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  
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  
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  
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  
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  
中。載。所。為。考。亭。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  
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卽。以。考。亭。顏。之。復。  
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

集。公。既。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  
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  
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為。文。  
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  
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為。之。摹。者。籠。紙。  
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  
牖。如。盞。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  
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



書景  
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魷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榻，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槌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榻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

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子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嚮。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



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搦之，始可得。瘞鶴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小舟就石，始能搦。般若臺予尚能入望，過焦山正江水瀾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鐘磬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秘，以示人者，異哉。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蓋鳳丹穴，鶡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鶡火，鶡即鳳也。以配龜龍與

麟，非鶡鳥也。

博物志云：鷄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糞麥灰漬雞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即此耶？抑有別術，遂可使成琥珀也。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苗，以片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凍虺，一吻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料外。聞一葉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千枝。



萬卉俱堪掃却矣。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

耳。不然一人酎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而仍蹈覆轍耶。酎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然四方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彝。卽取道其間者亦但稱霞嶺。俱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接大竿長之句。閩人异之。蓋未之考也。閩之以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綠。背有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呂四。



鶴爲黃鶴遺種云

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也。與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其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予過虎林。有同鄉生。爲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挾同鄉生。短長。生以

爲苦。余笑。以此語生。神龍尚作此狡獪。况世人耶。同鄉生大笑去。

海市有偶一見之。四明者。有見之漳州者。蓋不獨登州爲然。近予姻張石平少叅。見於澗海。吳梅村諸公皆有詩紀之。然人知有海市。而不知有山。市東省萊灘。去邑西二十里許。有孤山上。有藝齊廟。誌稱春夏之交。西南風微起。則孤山移影城西。從城上望之。凡山巒林木。神祠人物。無不聚現。踰數時。漸遠。漸無所覩矣。予鄉長葛



邢君國璽先予爲濰令已卯四月曾一見之常  
繪圖作紀諸同人皆有題咏予在濰兩年餘未  
一遇也但海市變幻不常此則有定形耳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兩木冰木冰亦曰樹介  
亦曰樹稼寒甚而木冰如樹作介冑也其占不  
一諺曰樹若稼三公怕以爲應在貴臣又以爲  
應在甲兵已亥元旦至人日皆有是異予在請  
室詢之衛士咸曰此豐年之兆也余初疑之繼  
閱類書載齊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瓮亦

以此爲豐年兆則知衛士之言有由來矣其歲  
亦大稔然一事而數占終以爲疑後得徐君義  
書乃始渙然君義曰寒淺則爲霧淞寒甚則爲  
木冰樹介霧淞兆豐而木冰兆凶也曾南豐集  
齊地寒甚夜霧凝於冰上日出飄滿堦庭尤爲  
可愛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  
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李獻吉  
詩今朝走白霧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  
下瑤陔兩公詩若喜而賦之者則爲豐年之兆



明矣。然皆詠霧淞也。  
閩中獨有紅茉莉。

今之出錢物以主博者，名曰囊家。什一徵勝者，曰打頭。按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勝。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疆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則知囊家乞頭之名，古亦有之矣。第長行之戲，至今不解。撩零亦不知何意。有謂長行卽雙陸者，按李肇所言，其具

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之骰有二，似與雙陸近矣。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近徐君義謂李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碁，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卽長行，則易安之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



明矣。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卽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興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鬪葉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驥武

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頰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  
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接置枕中。  
陳藏器本草，砂接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  
刺，能倒行，常睡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  
相悅。蜀人號曰浮鬱。癸辛雜志，南丹山中有相  
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著  
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  
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紫，似媚藥無疑，然  
不知爲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  
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  
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  
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  
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  
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炤盆孩兒圖，李  
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  
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  
故人圖，唐人邨田暝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



書影  
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號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已况觀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画不必驟見亦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

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竝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臯至萬曆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臯科名姓名皆相照應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已酉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十九名吳興施壽明中萬曆已未會試十九名



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並同近聞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革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乙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子閱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晝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朶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爲不孝戒

仁和張問渠豕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流目日久母亡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今人皆以橄欖爲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溫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興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卽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醴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醴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醴中，醴中之豆亦必雌

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榭樹林，是土人之野蠶。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卽散置榭樹上，榭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卽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傷水。嘆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  
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  
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  
則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  
雄鷄，殼也。食柎名柎，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  
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  
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  
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等  
焉，色不加染，黝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

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  
不巳。華與統穀處不巳。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  
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咏，徧滿  
巖石。釋惟旃峒嶧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  
洞巉巖殊杳窅。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酒  
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  
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  
趁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爲也。



予過司吾訪此石不存矣。

舊傳江上漁人得魚滿船忽一大者昂首誦南無阿彌佛聲甚巨羣魚千百亦皆連聲屬和水波爲之沸漁人大恐盡棄之江近內鄉人閻宗邑少好捕魚業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夢小人千萬數曰汝傷我等命今來索汝相償邑甚驚駭意平生捕魚之故誓病間當改業已果撤魚釣之具長齋念佛今六十餘矣李子田目擊也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

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恥剽竊爲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嚴靜澹峙如有道高人每於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



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子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今爲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

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髻電目，面作松鱗，瘦處頷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眙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嘆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



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子語同人。司直不朽。惟子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子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可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客謂子

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旣徧。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問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旣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



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崔子忠。字青虬。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崛與。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華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逖避。不顧。不喜。

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種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傍。雙眸炯炯。高冠草履。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画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



日崔子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画摹顧陸  
闔吳遺蹟。關范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闕闔中  
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  
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  
娑指示。共相娛悅。問出以貽知己。若庸夫俗子  
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爲書生。  
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  
致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干  
金爲崔君壽。道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家。中

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  
崔子忠何等面目耶。致居諫垣。數求其画。不予。  
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日不聽出。則子之盎  
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画。画成。別  
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樹石簡略處。須  
增潤數筆。致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  
俗。皆此類也。崇禎戊寅。余匏繫都城。道母寓方  
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疎桐古木。前臨  
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母及華州郭宗昌送



國朝文獻通考

余報國寺古松下余笑謂諸公公等多玉  
荀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  
士也

倪文正曰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禹人之  
欲不朽檜禹甚於存武穆也

此書之... 岳氏之祠... 泥範武穆... 金鑄檜禹... 人之欲不朽... 檜禹甚於存武穆也



